

1949年5月24日下午，我父亲聂凤智率领的人民解放军27军占领了上海西郊虹桥飞机场，从西面和南面多路向市区攻击前进。仅仅经过十多个小时，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，苏州河以南地区全部获得解放。但是，一条窄窄的苏州河却意外地挡住了战士们奋进的脚步。过河战斗从拂晓一直攻到中午，也没成功。敌人凭借河北岸高大楼房，居高临下，并配有桥头堡、坦克和装甲车，交织成稠密火力网，封锁桥梁。

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外白渡桥，敌人从高耸的百老汇大厦（今上海大厦）上用轻、重机枪疯狂扫射。我攻击部队一波一波往上冲，又一批一批倒下了。在他们中间，有创造“济南第一团”荣誉的干部、战士，有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“长江第一船”战斗骨干。他们征战过大半个中国，却在苏州河畔洒尽了最后一滴血。

看着战友倒下，指战员们被敌人的疯狂和凶残激怒了，一个个胸中燃烧起复仇的烈火，心理的天平出现了严重倾斜。有的部队已经把

父亲战上海

聂庆洪

榴弹炮从郊区拉到外白渡桥堍。几十门火炮的炮口，齐刷刷地对准百老汇大厦，他们要把敌人连同百老汇大厦一道，从上海地图上抹掉。

父亲得知这一情况，立即赶到前线严令制止，做好说服工作。在前线的干部、战士们，一张张烟熏火燎的脸，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饱含着激情和期待。有个爆破组长，左臂负了伤，鲜血的血浸透了白绷带。他一见父亲，就说：“军长，下命令吧！三包炸药，管保把对面那座楼炸飞上天！”

父亲反复强调野战军的命令，在上海市区战斗中，只准使用轻武器，不准使用火炮和炸药。但是，有的同志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质问道：“军首长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，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？”父亲紧张地思考着，汗水湿透了衣服，脊梁骨只觉得凉飕飕的，嘴唇干裂，喝

多少水也解不了焦渴。最终，他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，说道：“我跟大家一样爱惜战士的生命，大家也跟我一样，爱惜人民的财产。现在那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，再过几个小时，我们从敌人手里夺过来，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，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。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坏它，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全它。”

经过反复讨论，愈来愈多的同志头脑冷静下来。研究决定，变正面强攻为佯攻，分兵从侧面涉过河去，沿苏州河北岸向西向东攻击，抄敌人的后路。同时，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密切联系，发动政治攻势，分化瓦解敌人，最终迫使他们放下武器，确保城市完好。

至5月25日晚，解放上海的枪声基本平息下来。入夜，战士们和衣而卧、露宿街头。有的战士调侃说：“想上海，进上海，进了上海得到两条破麻袋，又是铺，又是盖，晚上睡觉怪凉快。”父亲也是在威海路口扯起两块雨布，架起一张行军床，安好电话机，度过了难忘的霓虹灯下第一晚。



春日小院充满了生机，其中食药（山药）、紫角叶、五角星花（茛苳）是我

最关注的。三种植物都是藤本植物，一到冬日地上部分便全部萎缩，但至春日会全部从土里钻出来。其中紫角叶、五角星花是一年生的，由自然落下的种子发芽重生，而食药地下部分——山药，在地下蛰伏着，大约由于活体的存在，最先从土中发芽，而且生长十分迅速，只要攀旋到东西，十几天能长一二尺。山药药食同源，是一种常用的蔬菜。但多数人不知道这地下粗壮的山药，地上部分十分纤细。更奇特的是，枝叶间会生出一粒粒“食药”（植物学上叫珠芽，是种子一种）。

母亲是绍兴柯桥人。柯桥是个石乡，以出青石板闻名。我十岁前就住上市头胡家台门，整个台门五个天井铺满了石板，连一楼的墙头也是石板的，但居民同样喜爱植物，人们就搭花坛或用盆盆罐罐种花花草。我家也是，除了种葱和万年青外，又种了两株心形叶子的藤蔓植物，大人叫她为“食药”。这植物秋天枝叶间会长出一颗颗褐色、长椭圆形或不规则的像小小枣子般果实（我以为有的父母骗小孩是吱吱窝下爆出来的思维出自于此）。

在秋天，母亲总会一一摘下放入饭中，当时也没觉得有特别的味道，后来从绍兴迁徙到杭州、上海，再没有见过食药，除了名字一切都忘记了。

2015年去新场古镇旅行，漫无目的地一直沿着小河走到了一篱笆围着的小园。园子约有50平方米，除蔬菜外还种着平原少见的棕箬竹以及柿子树、无花果、枣子树，树枝间一个个挂着的球形网纹瓜让路人好生喜欢。篱笆上爬满了藤蔓，其中白花、红花、黄花藤蔓间结有紫色、青色以及夹杂青白色的扁豆。突然我看到了小时候绍兴柯桥老家熟悉的一种植物——“食药”，即捡自然成熟落下来果实带回。请教植物专家同事张工，他肯定地说这就是大名鼎鼎山药的地上部分。相比地下粗壮的山药根，称山药蛋有点名不副实，叫“零余子”或可传神。恰好家中山药长出了鲜嫩的藤蔓，便种入土中，可惜没有成功。后来特地网购“食药”，至春天自然发出芽来，并且在当年就结出果。但母亲看到这样纤细的藤，下面能长得那样粗壮，十分期待。食药藤枯藤绿两年，我们也没有去挖下面的山药。去年秋日母亲因病逝世。因对有食药的城市凉台花园和三平方米的土地进行了翻土耕种，我有点担心“食药”的命运，不想“食药”不仅在原来的地方都长出来了，而且遍地生长了。

“食药”是绍兴话，原不知用何字表达，但我想这个叫法是最精准的。山药既是食品又是药品，用食药比山药更为精准。母亲在杭州胡庆余堂工作，食药广泛地在六味系列的中成药经方中使用，冥冥之中与母亲故乡柯桥和工作单位——杭州胡庆余堂相关。愿春去秋来、岁岁年年，母亲的食药永远生长着。



食药遍地

何鑫渠

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已近傍晚。南美洲夏末黄昏的阳光依然灿烂炽热，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夕阳下越发瑰丽迷人，一幢幢巴洛克、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建筑，在晚霞的映衬下千姿百态，让人犹如置身于

“阿根廷，我为你哭泣”

陈向明

欧洲古老名城。市区道路两旁的草地上，不时有穿着比基尼的女人们，抓住夏天最后的阳光，躺在那里悠闲地晒着日光浴。成片蓝花簇簇的大树不断从眼前掠过，那是阿根廷国花蓝花楹。

我们下榻的酒店就在

“七月九日大道”旁。这条大道被誉为世界上最宽最美的大街，宽150米，长4.6公里。南北往来的18条车道上，车水马龙，流光溢彩。大道始建于1937年，直到1960年才完工，整整建了23年。这是为了纪念阿根廷1816年7月9日独立而命名的。大道在一幢白

色的大楼前被拦腰截断，变成了6车道，它是阿根廷劳工部大楼，被称为阿根廷最大的“针子户”。它是一种象征，象征着劳工权利不可撼动。再大的工程，再宽的马路，到这里不得不戛然而止，改道让路。

著名的“五月广场”还有个更平民化的名字叫“示威广场”。有时谁家的下水道坏了要抱怨政府，就打着横幅到广场吼几声。

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，现在的阿根廷人身上有“三漫（慢）”，浪漫、散漫、傲慢。阿根廷人的浪漫，除了有欧洲人的罗曼蒂克之外，还融入了南美洲人的热烈奔放。阿根廷人的傲慢，当是出于骨子里的。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阿根廷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的国家，1913年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已达到3797美元，在全世界位于第三，仅次于英国和德国。阿根廷的自然条件

油条最能表现出“四大金刚”中海派包容性的特征，比如与大饼相配、与粽饭团相合、与豆浆相伴，都是早餐的绝配美食。同时，油条又包含着上海人“精打细算”的情怀，比如蘸点酱油能当“泡饭”的最佳伴侣；又比如放点虾皮、榨菜丝是碗味美的下饭汤；再比如与根茎菜蔬炒合则成色、香、味、形兼备的海派佳肴。同样，油条的故事与它脍炙人口的功能一样，或五味俱全，或余味无穷，或意味深长，让人们的生活有了不同的色彩。

余油条曾是一道风景。当年弄堂口一位叫阿唐的师傅忙碌而有节律的动作至今难忘，他时而从大面团上摘下一块，揉着拍着拉着变成了长方形，用刀三下五除二地切成条条，又将条条上下一叠，用筷子当中一按，拎起来甩甩，一只手捏起下端，然后往滋滋作响的油锅推送着，一根二根三根，一双长筷子依次前翻后推，金黄而诱人的油条余好了；捡起放在筛网上，让一滴滴油重回油锅。阿唐师傅将揉、排、切、压、甩、余、捻、沥，形成标准流程，十分利索。且慢，在放进油锅前，阿唐师傅还会在捏着的面条两端摘下丁点面滴来，这样，让油条两端能粘牢，方便顾客用筷子一穿带回家，而两端摘下的面滴积少成多，揉合后又可多余出油条来。

小油条大学问，它记载着岁月中上海人做事的执著与认真。

“道地”的油条怎么余？邻家阿弟骄傲地说，全凭水平啊！当年他们一个市口可卖四五千根油条，当然这市口与产业工人集聚地有关。当时工人家里大多没煤气，为了上班不迟到，往往都有些“点心”，一根油条充满着家庭的爱，所以销路不错。当年弄堂民谣讲得好：“油条大饼豆腐浆，一角可以买三样，人人欢喜味道好，价便便宜有营养。”

十分优厚，潘帕斯草原是地球上最优质的牧场，温和的气候，肥沃的草场，出产着最优良的安格斯牛。20世纪初，阿根廷的粮食和牛肉出口占全球的一半，被誉为“世界的粮仓”。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更是被誉为“南美洲的巴黎”。当时，在欧洲的许多城市，人们形容某人富有时，常常会问：“你是阿根廷人吗？”

动荡的政局，过度的福利，无节制的民主，不良的治安……每天都在这个“南美洲的巴黎”上演，不断地侵蚀着阿根廷强健的肌体。不到一百年时间，阿根廷这个曾经的世界经济强国，变成了今天世界上拖欠外债最多的国家。国库空空，新一届政府不承认上届政府的债务，世界各国对它避之不及，演出一幕由兴到衰的“百年孤独”活剧。

“曾经的锦衣绣袍，如今却混乱不堪，情非得已，

阿弟的师傅余油条比阿唐师傅更有名气，比赛得过名次，还教出了好徒弟。阿弟那一刀、一叠、一甩、一杆，煎好的油条一尺长、二寸粗，丝毫不差。有人问阿弟有啥窍门？阿弟脱口而出一个口诀：“盐起骨，矾起膘，离开碱，不起泡……”当然，现在油条不用碱与矾，安全性大大提高，但当年阿弟与师傅的工匠精神，则在平凡中炼成。

我认识油条是从“油贼松”始。当年大饼摊有早、午两市，外公隔天办事要路过弄堂口，下午三四点钟总会给我们姐弟一人一只大饼一根“油贼松”（油条）。为啥油条叫“油贼松”？外公讲了个故事，说岳飞被秦桧加害后，卖早点的师傅们用面团搓捏形如秦桧等贼人面形，绞合后放入油锅余，为招徕顾客，故称“油贼松”。后来知晓，油条并非南宋始起，但对“油贼松”文化记忆则深。那时，姐姐勿舍得吃“油贼松”常留着晚餐冲汤，那放着葱花。漂着油香的“油贼松”别有风味；母亲也常会将油条与菜蔬搭配烹饪成小炒，或者煮成一锅津津有味的“多鲜汤”。

年初，邻家小伙在社区商业广场开了小店，门口的店招曰：“油条+”。近日光顾果然生意兴隆，油条+白粥、油条+馄饨、油条+豆浆、油条+果茶、油条+咖啡、油条+作业，甚至油条+闲聊，应有尽有。这油条与众多食物的相配，与互联网经济的相接，与串街走巷外卖小哥的相送，与市民对美好生活愿望的相连，演绎出油条美的时代新篇章。

当人们热衷于追逐、追捧、追慕高大上时，如果你不追风而专注、投注、倾注类似油条的生意经，也许它善做——制作简便；善搭——物多吃；善融——物物相容；以及善话——有故事有市场，抑或也是成功之途啊！

只能如此……”，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卡区著名的探戈街，一家名叫“记忆”的咖啡馆正在播放着麦当娜演唱的《阿根廷，别为我哭泣》这首世界名曲。19世纪末，大批意大利戏班的贫苦民众为了谋生来到这，用铁皮搭建起一间间简陋的房屋，他们没有钱买涂料，便用港口里漆船剩下的油漆涂刷外墙和房顶，这些免费的油漆刷几下就没有了，经常要用好几种剩余油漆才能刷完一整个房子。贫穷和意外造就了这里的五彩缤纷，艺术家和游客们爱上了博卡区的这些穷街，音乐家、舞蹈家和美术家聚集于此，成了阿根廷现代雕塑、绘画和探戈音乐的发源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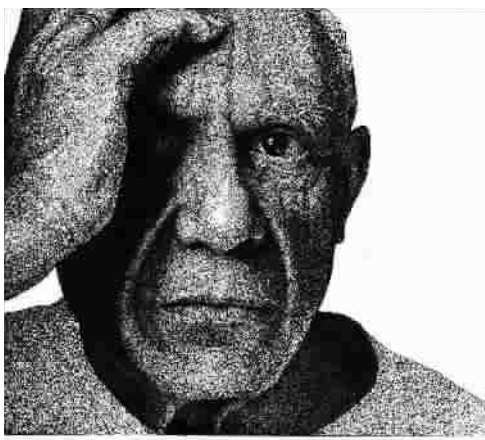
去贵族公墓缅怀贝隆夫人是阿根廷旅游的规定动作，这里是贝隆夫人的安息地。整个墓园呈新奥尔良风格，是南美洲最大的墓园。墓园中埋葬着5000个贵族、历史英雄、政界和商界要人的亡灵，有23位阿根廷总统长眠于此。墓园布局工整，绿树婆娑，天使、海神雕塑栩栩如生，让人仿佛置身于雕塑公园。贝隆夫人墓位于57号墓室，它是用黑色的大理石建成的，铜质的墓门上缀满鲜花，来自各地的游客和阿根廷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前来瞻仰这座墓室，凝重肃穆之中，人们似乎在怀念过去，又在思考今天……

告别的时候，依然是黄昏，宽大明亮的车窗外，布宜诺斯艾利斯渐行渐远，望着这个曾经的“小巴黎”、贵夫人，如今已变成荣华已逝、雍容褪尽的老妇人，我心头突然涌上一阵莫名的伤感……

七夕会

对曾经濒临死亡的蝌蚪从来不曾忘记。生存与发展的思考，源于他幼小的心灵对幼小的逗号蝌蚪的怜悯？这是我的猜测，目前儿子的状况还谈不上自主创业，不过的确是在实践自己的未来了。

作为父亲，我目睹儿子运用3D技术设计模型，在树脂模型块上钻孔接桩合榫头，打磨喷漆上色……拼装出一具具完整富有色彩的形体，而为他自豪。今年谷雨前，儿子又在楼下池畔捞了几只蝌蚪，放入玻璃缸里喂养着。儿子正忙碌着，为今年6月在上海举办的WF国际手办模型展制作一批参展作品。有音乐相随，有蝌蚪相伴，他细致，他专注，他沉静，遨游于无形的艺术世界。



毕加索

（钢笔画）

雷波

那一年，儿子还小。

几声惊雷响过，有了雷阵雨，窗外开始亮得早。儿子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，不仅愿意早起，嘴里还催着我们“起来，起来”。他早起，便由我带着过桥，到河对岸闲逛。

昨天下了一场雷阵雨。接儿子从幼儿园回家，我带着他在这里转过。河岸的低洼处，注满了水，不少蝌蚪在小小的洼里游着，儿子很有兴趣地蹲下看着。

而现在，我们过桥后发现洼里的水很浅了。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，好几条蝌蚪躺着挣扎，有的蝌蚪尾巴左侧弯曲，仿佛一个黑色逗号抖着，看着心疼。我们回家，

拿了一只玻璃杯，再去洼处把几只蝌蚪放进去。儿子手捧玻璃杯，眼睛一直关注着，蝌蚪都灵活起来，不再是挣扎的逗号蝌蚪了。

二十多年前的张庙北面，隔河是广袤的农田，一片田野情趣。儿子快上小学时，我们搬离了这里。

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到读大学，儿子平日忙于学业，蝌蚪的印象似乎已经消失，逗号蝌蚪的话题不再提起。

再次搬家，小区里有水景。那是一座不规则的池塘，四周布满花草，高挑的几棵柳树枝叶轻浮，增添了春夏好动的情趣。每年水暖，池畔出现几个密密的蝌蚪群，或长条形、或圆盘形，一个个小黑点拥挤着晃动着，模样逗人，吸引

着小孩。

儿子工作后，不适应公司“996”工作制而辞职。那段日子，我察觉出他不安的内心，也听他描绘自己的前景。不久，儿子成了一名手办模型涂装职业者。去年谷雨前的一天，我看见他的工作间多了一只玻璃缸，缸里五六只蝌蚪不停地来回浮游。当时，

横店影视基地某剧组道具部打来电话，希望与儿子合作业务。儿子去工作了一个月，为某部电视剧涂装了5把1.5米长的大刀，回来后玻璃缸里的蝌蚪前后四脚显现，成了几只小蛙。儿子说：“我要把它们放回池塘了。”放了小蛙，儿子对我说，“我还想着那几只逗号蝌蚪。”哦，逗号蝌蚪，原来儿子

逗号蝌蚪

龚伟明

儿子工作后，不适应公司“996”工作制而辞职。那段日子，我察觉出他不安的内心，也听他描绘自己的前景。不久，儿子成了一名手办模型涂装职业者。去年谷雨前的一天，我看见他的工作间多了一只玻璃缸，缸里五六只蝌蚪不停地来回浮游。当时，

养育

